

组织社会学译丛 李友梅 主编

法令不能改变社会

On ne change pas la
société par décret

[法] 米歇尔·克罗齐耶 / 著
Michel Crozier

张月 译



格致出版社
上海人民出版社

组织社会学译丛 李友梅 主编

法令不能改变社会

On ne change pas la
société par décret

[法] 米歇尔·克罗齐耶/著

Michel Crozier

张月 译



格致出版社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法令不能改变社会/(法)克罗齐耶著;张月译. —上海:格致出版社,2007

(组织社会学译丛)

书名原文:On ne change pas la société par décret

ISBN 978-7-5432-1391-3

I. 法… II. ①克…②张… III. 国家-行政管理-研究-法国 IV. D75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91525 号

责任编辑 罗 康

美术编辑 人马艺术设计工作室·储平

法令不能改变社会

[法]米歇尔·克罗齐耶 著

张 月 译

出版 世纪出版集团 格致出版社
www.ewen.cc www.hibooks.cn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24层)



格致出版

编辑部热线 021-63914988

市场部热线 021-63914081

发 行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

印 刷 上海图宇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9.75

插 页 2

字 数 205,000

版 次 2008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432-1391-3/C·3

定 价 23.00 元



米歇尔·克罗齐耶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主任，法兰西科学院教授，法国组织社会学研究中心、巴黎政治研究院社会学高等教育部负责人，曾在哈佛大学和法国楠泰尔大学执教多年。他主持过多次有关政府部门、企业以及其他机构的实际功能的社会学调查，围绕权力现象和组织现象开展过多方面的研究。其代表作有《科层现象》、《行动者与系统》、《法令不能改变社会》等。

译者序

法国社会的变革之路

20 世纪 90 年代,埃哈尔·费埃德伯格在一篇演讲之中,尊称米歇尔·克罗齐耶为法国组织社会学之父,对他在法国组织社会学领域做出的贡献给予了高度评价。作为法国组织社会学的创始人,克罗齐耶合理地吸收和利用了他人的研究成果,依据对法国社会现实的考察与思索,创立了一种适用于解释法国社会现实的独具特色的组织理论。他十分重视经验研究,他所主持的实地调查遍及政府行政管理、大型企业、小型企业、教育、医疗卫生等领域,在获取大量真实数据与材料的基础上,他运用其独创的组织研究方法与推论方式,写出了诸如《封闭的社会》、《科层现象》、《行动者与系统》(与费埃德伯格合著)、《法国行政管理机构向何处去?》、《民主的危机》、《法令不能改变社会》、《美国的弊端》、《美国的麻烦》、《国家如何改革:三个国家与三种战略》、《适度政体与现代化的政体:选择变革的战略》、《倾听企业的声音:领悟后工业时代的管理》、《反潮流》等著作,对法国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也使他成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学大家。

米歇尔·克罗齐耶并非书斋里的学者,而是始终行进在社会现实之中的知识分子。他有着十分强烈的现实意识、非凡的洞察力与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对法国的社会现实,他有着

常人无法比拟的深刻认识,他热爱自己的祖国,了解这个国家的伟大之处,但也深知法国社会存在的大量问题和诸多弊端,他认为,要想让这个患上“法兰西疾病”的社会肌体恢复健康,重获生机和活力,就必须进行深层次、全方位的改革。改革是一项艰难的社会工程,需要社会各方的努力与合作,不能仅凭执政党与政府武断地构想出一套计划,强行颁布一系列的法令来实施,如此的做法注定不会成功。他将有关法国社会变革的主张详细地写进了《法令不能改变社会》一书。

法国人一方面崇尚平等与自由的价值,寻求消除一切不平等现象与不公正现象,实现社会平等与社会自由,然而另一方面,他们又极端迷恋各种规章制度,痴迷于荣誉与特权;寻求平等与自由的斗争始终在持续,可他们又在各种错综复杂的制度与规则之中寻求保护;他们一方面深知交流沟通与正面接触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又畏惧正面交往时可能遭遇到的冲突,在遇到矛盾冲突时,喜欢借助更高一级的权威来解决,他们死守各种规则与条例,以此来维护彼此之间的利益与来自更高权威的阶层的利益,如此的行事方式造就了无数的层级化的封闭体系,从垂直的维度直到水平的维度,阻断交流的通路,彼此隔绝。

从表面上看,法国是一个热衷于平等和自由的社会。可事实上,法国是一个层级化的社会,它在很大程度上,正在朝着越来越僵化的方向发展。公民热爱的荣誉与特权将他们彼此分成等级。行政管理机构变得越来越庞大,规章制度越来越多,官僚主义的恶性循环变得越来越严重;国家高度中央集权,巴黎几乎将一切重要的权力都掌握在自己手中,脱离实际的技术官僚在决策领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地方缺乏

自主权。在行政管理领域,反功能现象激增;企业效率低下;科研领域高度行政化,人浮于事,人满为患;教育部门注重规训,强调层级选拔的精英教育,为垄断性的精英集团与技术官僚提供后续人选;医疗卫生领域因循守旧,缺乏活力;妇女就业形势不好,压力较大;第三产业发展极为缓慢,无法为人们的就业提供足够的空间。几乎所有法国人都感到了变革的必要性。改革势在必行,在这一点上,人们达成了高度的共识。

然而,就如何进行改革而言,人们却有着各自不同的主张,不过大体上,可以归类为左右两翼政党所提出的主张。而克罗齐耶认为,左右两翼的改革方案都有问题。

左翼社会党的改革方案是一种理想主义的超级理性的方案,它从一种革命的意识形态与革命信仰出发,为寻求社会平等而战,强调民众的利益至高无上,积极推行国有化进程,加强国家的干预,要求各种社会集团的利益达成一致并服从社会党的总体利益,遵循凭借法令来进行改革的模式,进而为民众建立一个平等的理想社会。右翼党派则从自由的理念出发,认为应该开放市场,反对国家干预,推行自由放任的政策,让市场成为完全意义上的市场,通过契约与透明的市场进行调控,让人们享有更多的自由和权利,提高效率,发展生产力,进而达成合理的社会均衡与稳定。

在克罗齐耶看来,这两种改革方案都是过于简单化的、脱离实际的计划,都不具有现实的可行性。首先,左翼的改革计划是无法达到其目标的,在社会之中,从来就不存在他们所设想的那种平等,过多的国家干预会导致进一步的中央集权,而国有化将会趋向于导致国家的垄断,阻断有效的社会竞争机制,不利于生产力的发展与提高。而社会集团在形式上硬性

达成的那种一致,则会导致其内里的四分五裂、分崩离析。最终,其看似最为美好的方案必将带来适得其反的后果,而离其原有的目标越来越远。其次,右翼的改革构想则过于天真。在世界上,从来就没有所谓完全的市场,市场从来也不可能完全透明,除了契约之外,在市场上存在着大量不明言的规则,以其错综复杂的方式发挥着巨大的作用。缺乏适当的干预,市场必然变得混乱无序,人们在此无法享有均等的、正当的自由,不正当的价格联盟损害着人们的利益,竞争无法正常进行,资本无限度的扩张与运作会导致新一轮的垄断,诸种市场的反直觉效应会带来社会的失衡,导致两级分化。

因此,改革是必要的,但如何进行改革却是至关重要的。只有寻找到切实可行的改革之路,才能达到改革的目标。

针对法国的现实,应该如何进行改革呢?

克罗齐耶认为,应该运用切合实际的观察视角,认识法国错综复杂的社会现实,以严肃认真的态度理清各种人际关系最深层次的现实;左右两翼应该超越门户之见,终止其意识形态之战与信仰之战,为了法国的利益和民众的利益,彼此尊重对方,本着协商的原则,彼此进行对话,展开论辩,积极沟通,以开放的心态接纳对方,相互进行合作,从根本上改变原有的推论模式,寻找原有体制的症结所在,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将协商原则作为一切管理和一切集体行动的根本原则。要运用有效的方式,动员整个社会的人参与有可能实施的变革。要用一种合乎情理的方式,认真看待实施变革行动的必然性、必要性、变革的多种限制及制约力量,以及变革成功的可能性。

改革要想获得成功,在关于人与诸种决策的管理方面,主

导改革的人与参与改革的人既要资源、限制性条件、人的心智能力有可靠的认识,也要对人的领悟能力、发展能力有可靠的认识。要从事实出发,而不是从观念、主张与理论出发;要以事实为依据,勇于创新,运用正确的推论;要采取有效的战略,运用自己的心智与学识,采取卓有成效的选择与行动,并承担自己的责任。

总体来看,改革应该从以下方面进行。

要认清法国存在的各种各样的弊端,更新社会控制模式,打破权力的垄断格局,消解中央集权,建立合理的权力关系形态和新型的人际关系。要改变认知的方式,人们要弄明白,在改革的过程之中,他们首先要战胜的敌人是自己。要毫不犹豫地摒弃技术专家治国的思想模式,技术专家的改革方案总是趋向于简单化和理想化,他们的变革方案常常是脱离实际的构想,最终会导致变革的失败。克罗齐耶揭示了造成法国社会封闭的三种根源——教育体系、公共行政管理体制、精英招募体系。他认为:要重新设定改革的战略目标,人们改革的目的不是要毁灭对手,而是要把他们变为自己的盟友。

要实施对变革极为重要的战略投资,具体分为三个方面的投资——知识的投资、人力的投资以及实验的投资。知识的投资可为变革提供可靠的科学数据,人力投资使经过培训的人具有实施变革的能力,而实验的投资则为变革的尝试提供可靠的保证,使变革能够经得起挫折,承受得起风险。

克罗齐耶认为,法国有着丰富的变革资源,要竭尽全力开发这类资源,要充分利用人们的创新能力与实践能力,将诸种改革的意愿和诉求转化为变革的源泉。

他认为,人们应对行政管理体制进行改革,建立一种民主

的开放体系,清除地方社会名流造成的管理上的屏障,实施有效的干预,促使公共行政官员改变对管理对象的态度,重建官员与其所管理的对象之间的共生关系,官员是管理者,同时也应该是服务的提供者,而被管理对象同时也是顾客。行政官员要主持公正,要平等待人,要以人为本。这意味着,要确保他们拥有独立自主的地位,他们应该得到来自上级领导的庇护,同样也应该得到他们管辖的人的拥戴。

克罗齐耶认为,在变革的实施过程之中,战略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针对法国的现实,克罗齐耶提出了五项宏伟的变革战略:一、发挥外省的作用;二、开放精英集团;三、发挥知识的作用;四、发挥企业的作用;五、发挥新型服务业的作用。

在他看来,外省拥有丰富的人力资源,有着广阔的发展空间,可以作为改革的实验场地,进行创新与发展,而事实上,外省业已充分发挥了自己的能动性与自身所具有的区域优势,在创新与发展方面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果。因此,应该大力进行大区的建设,赋予大区相对的自主权,给予充分的信任,重建诸种有效的社会机制,清除阻碍变革的屏障,加速改革的步伐,并且在大区内实行多样化的改革,使大区得以迅速发展,焕发生机与活力。

精英集团在法国社会之中拥有特殊的地位,在国家政策的制定、高层管理组织机构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以往精英集团过于封闭,并趋向于垄断。造成这种封闭与垄断趋势的,是精英的选拔体制与机制。因此要打破精英集团的封闭,开放精英集团,就要对精英的选拔体制与机制进行改革。在法国,精英的选拔是在大学校进行的,所以要首先对其进行改革。要对其会考制度、专业定向规则、评价鉴定体系与选拔

标准进行更改与重新修订,使之体现民主的精神,让每一个才华横溢的青年才俊,都有可能进入被挑选的精英的行列,并进而使精英集团的结构发生变化,呈现出多元化和异质性的特征,为社会的发展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

知识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在现代社会之中是不言而喻的,它已成为行动的至关重要的手段与工具。但令人遗憾的是,法国在知识领域中处于落后地位,这主要是知识的生产部门造成的。科研部门是知识生产的重要部门,但这一部门却高度行政化了,终生制的科研人员缺乏理论创新的热情与动力,彼此之间没有竞争,而且研究部门与企业之间没有往来,理论与实践之间严重脱节。要发挥知识的作用,就必须对科研机构进行改革,废除终生制,实行聘任制与合同制,引入竞争机制,加强科研部门与高校之间的交流,让科研人员与高校教授彼此交换工作岗位,建立科研机构与企业之间的联合,改革知识的应用体系。

企业是企业家创造的成果,也是人们开展合作的最佳途径之一,它让人们得以完成在隔绝状态下无法完成的任务。企业从事生产,为社会创造财富,企业家进行创新,使社会变得灵动,充满活力。然而,由于特定的偏见,法国公众对企业充满歧视,法国的公共权力部门对企业设立层层关卡,将大量规则与章程强加给企业,压制企业的创新精神,并且为了自己的规划,强行合并企业,让企业处于从属地位。为了让企业发挥其重要的功能,克罗齐耶指出,必须给企业正名,法国人应该摆脱自己的偏见,使用一种新的观察视角,重新认识企业。权力部门应该取消强加给企业的不必要的限制性规则,尊重企业家的首创精神,给企业以自主权,让企业自行决定自己的

规模,放手让企业遵循其自身的规律发展壮大,为法国社会的更新与富强做出贡献。

创新是人与社会发展的前提,而第三产业是从事创新的广阔天地。克罗齐耶提出,要发起服务行业的革命,不断开拓新的疆域,发展新型的第三产业。第三产业的领域遍及企业的服务行业、通讯服务业、教育服务业、卫生服务业、文化服务业、娱乐服务业等多种行业,要采用崭新的管理方式,进行风险投资,为不断的创新活动提供良好的条件与环境,让第三产业不仅成为法国人就业的新天地,法国经济新的利润增长点,而且也成为体现法国人创新精神的实验领地。

改革要想获得成功,首要的是,改革者要有现实的态度与务实的精神。克罗齐耶着重指出,要摆脱种种虚妄与幻想,反对诸种不切实际的空想,诸如自治管理与法国式的国有化,根据以往的经验来判断,自治管理与法国式的国有化不仅不会为改革带来一线生机,而且会将改革引入歧途。一定要把务实态度放在首位。在实施改革的过程中,要重视战略的可行性,最好的战略不是攻坚,而是从抗拒改革的堡垒的最为薄弱的环节发起进攻,以保证获得初次的胜利,进入堡垒,继而逐步获得全胜。在改革的过程中,要不断地寻找新的资源,在克罗齐耶看来,青年与妇女是极为珍贵的人力资源,要重视青年与妇女的力量,他们是改革的生力军,在改革中必将发挥巨大的作用。

理想的变革是全方位的变革,但成功的变革,则通常出现在基层。从现实出发,克罗齐耶十分看好基层革命与基层建设。与自上而下的改革相比,他更青睐自下而上的改革。基层革命与基层改革有着其自身的原动力,基层的改革者能够

运用自己创新能力,灵活机动地实施改革,以确保改革取得成功。基层变革的成功既为中层与上层的改革提供了一种参照,又为多层次的变革创造了有利条件。

“学习”在克罗齐耶的变革主张之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不同的语境中被译作“认识”、“认知”、“知识”等。通常,我们的学习与文化知识与书本知识相关。但在克罗齐耶这里,学习被赋予了新的意涵。学习在此包含着对情境的领悟、对所从事的活动的认知、对行动战略的把握、对新的观察视角的运用、对环境的适应、对社会游戏规则的认识。学习与实践紧密相联,甚至可以说,学习就是实践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学习对人们后继的行动产生着决定性的作用。

在克罗齐耶的变革主张里,“实验”是另一个占有重要地位的语汇。改革,就是做前人没有做过的事。没有人能够保证改革一帆风顺,改革很有可能遭遇挫折,很有可能遇到种种艰难险阻,甚至很有可能遭遇失败。但不去实践,不做实验,永远也不可能知道改革的结局,更不可能有改革的成功。因此,必须进行实验,即使失败,也为下次的实践创造了成功的条件,只有不断地进行实验,不断地试错,才能最终获得成功。

在所有的人群中,克罗齐耶特别重视知识分子的责任。他认为,知识分子应该投身于改革,应该从事实践活动,法国社会需要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尤其是从事实践活动的知识分子、从事交流活动的新型知识分子。他看重知识分子的社会批判功能,但他更重视知识分子的建设性作用。面对社会之中存在的不公正、陈腐与落后,知识分子应该表现其自己的愤怒,但更为重要的是,要为改变这一局面积极地从事实践,应该将自己的思想运用于现实社会,发挥实际的功效。没有

人能够改变我们的过去,但是我们可以改变现实,改变未来。知识分子应该走出书斋,结合现实,进入社会的现场,进行有限的实验,为社会变革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克罗齐耶本人就是这样一个知识分子,他用自己的学术实践与生命实践证明了知识分子所能够发挥的重要作用,所能够承担的社会责任。本书就是其作为勇于承担责任的知识分子的真实写照。《法令不能改变社会》一书英文本前言的作者斯坦利·霍夫曼盛赞克罗齐耶的这部著作是勇于承担责任、富有启蒙价值的精美范本。

本书的翻译参考了1979年及1982年的法文本、1982年的英文译本以及旧的中文译本。译者感到,1982年的英文本的前言与后记对理解本书颇为有益,特将其翻译出来,供读者参阅。

在本书付梓之际,译者特别要感谢李友梅教授与田青女士对此书的翻译所给予的关心与帮助,感谢罗康编辑,她为译本的翻译提出了大量有益的建议,使译文增色不少。感谢世纪出版集团格致出版社在商业大潮席卷整个社会之际,依然坚守学术这块并不被看好的阵地,出版学术译著,为读者送上一份精神财富。

张 月

2007年12月17日深夜于上海

英文版译序

解读这部著作有两种方式,而且这两种方式都是正当的。首先,可以将本书解读为米歇尔·克罗齐耶为此所做的第四次努力:为法国的“科层现象”做出诊断,并为其状况的根本改变提出诸种方案。在1964年以《科层现象》为名出版的那部经典著作之中,他描述了诸种权威关系的那类传统的、富有弹性的法兰西风格:畏惧面对面的冲突,偏好通过更高一级的权威来解决冲突和矛盾;狂热地固守诸种条例与规则,以保护来自更高权威的每一阶层的人的利益和彼此之间的利益;既有其垂直走向的分层与水平走向的分层,有其无数阻断信息与行动的**封闭系统**,又有其“存在于幕后的”、用于不明言的协调适应与谈判协商的网络。随后,克罗齐耶与其能力卓著的同仁团队进行了诸多具体的研究,这些研究使人们有可能通过一些细节来理解:这种中心化的权威模式,在具体的情境之中,譬如法国地方政府抑或政府—企业关系模式中,实际上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封闭的社会》(1970年在法国出版)依据克罗齐耶的理论,具体对1968年那次惹人注目的危机(“五月风暴”)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且向人们说明,法国的综合性大学体制,如何既导致了“科层现象”也导致了**封闭系统**趋于大量滋生。

迄今为止,《行动者与系统》(1977年在法国出版),是克罗齐耶在理论上的最具野心之作。该书的另一位合著者,是埃哈尔·费埃德伯格。本书既包含经验研究的一种类型的均衡图式——此类研究是克罗齐耶与其合作者在长达25年的时间里做出的研究——同样也包含一种崭新的模式,一种用于社会变革的决策的模式。本书以其这一信念为依据:现代社会极为错综复杂,社会的复杂性,注定会使崇尚权威的传统法兰西风格变得无效,只要这种风格持续存在,定会使法国公民遭受挫折。不过,人们通常而且本能地害怕承担责任和做出选择,并且依然更喜欢可为其诸种错误及其引发的诸种麻烦,去寻找一种外在的力量作为指责的对象,更喜欢将其自身决策的全部权责授予他人。克罗齐耶推崇的实施变革的方法,可以称之为训练人们进行决策的艺术。如果人们首先学习“游戏的诸种规则”,或者说,学习组成任何社会的游戏规则,那么他们的自由和选择的领域将会拓宽。我们不应该以宏大的意识形态理论和诸种崇高的目标为出发点,而应该从理解“诸种具体系统”的努力开始,在这些具体系统之中,我们做出行动,并且努力开发利用他所谓的制度性投资——在知识领域、人类实践领域以及社会实验领域里的投资,其目的在于改变传统的行为、激发个体与群体的首创精神,不是将现代社会里人们在其间工作的诸种组织摧毁掉,而是从根本上改变这些组织。克罗齐耶既是一个相信自由选择的人,同样也是一位现实主义者。变革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但是,并非**任何一种变革**都是必要和可能的,变革也并非要在所有的地方同时进行:克罗齐耶的社会学,是严格意义上的反乌托邦式的社会学,这恰恰是因为,他担心诸种强化乌托邦的实践努

力,会无一例外地将自由毁掉。

眼前的这部著作,将这一理论应用于对法国现状的分析,并且提出:实施变革的计划,不是对抵抗最为顽强的组织结构(譬如综合性大学体制抑或中学,或者是中央行政管理机构)直接发起攻击,而是对不那么可怕的组织机构,诸如地方政府、大学校^[1]、研究体系进行变革,这类组织机构位于关键的决策点上,他们的变革注定将在法国社会的各个领域产生诸种影响。不仅如此,既然发挥人类的能动作用是整个努力的目标所在,克罗齐耶坚持认为,有必要让法国的企业摆脱外部规则的重负,摆脱阻碍高效的内部屏障——摆脱他所谓的官僚体制的影响以及鸭绒垫效应的影响。

解读这部著作的第二种方式,是将其视为公民米歇尔·克罗齐耶所做的一种努力——在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和后期法国的政治论争之中,他所阐述的自己的主张——所有这一切,由他作为社会学家的阅历与诸种反思而为公众所知。1974 年,瓦雷里·吉斯卡尔·德斯坦(Valéry Giscard d'Estaing)以承诺实施变革而当选为总统。他暗示说,他将履行诸种承诺,他提出的这些承诺,雅克·卡邦-德尔玛(Jacques Chaban-Delmas)总理在其 1969 年 9 月的抨击封闭社会的著名演说之中曾经提出过,而蓬皮杜(Pompidou)总统却将其付诸东流。吉斯卡尔在他自己的著作《法兰西的民主》(1977)中,相当简略地勾勒出了一个“进步的自由主义”的计划,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托克维尔与克罗齐耶的主张。与此同时,社会主义者与共产主义者在 1972 年的《共同纲领》中,将抨击的重点集中于法国社会的多重不平等与不公正,并且提出相当传统的左翼治疗方案,其中包括更多的国家控制和国有化,与此同时,许多